

消闲集

吴炳南 著

伊秉衡 题



消 闲 集

吴炳南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frac{7}{9}$ 插页: 2 字数: 9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

定价: 1.90元

ISBN 7-5396-0203-1/I·181

序

炳南的作品，我过去读的不多。现在他的散文和随笔要结集出版，嘱我作序，这才集中地看了一些。花费时间不多，获益非浅，相见恨晚，未免有点遗憾。

炳南的散文，多为纪实之作。或记灵山秀水，或写民情风俗，笔触细致，文字清丽，情感真实，语言流畅。更有一些篇章，忠实地记录了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很值得今日为官者一读。《三门春暖》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皖南三门村的几件轶事。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中，是如何做统战工作的？是如何关心茶农生活的？是如何重视农民子弟教育的？当他临行时又给三门小学捐助二十块钢洋，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钱虽不多，却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命后代的深情与厚望呵！看看过去，比比今天，会给读者很多联想，因此，我说它很值得一读。《采撷山花敬忠魂》记述生前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我省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的王步文在安徽

农村的革命活动片断。有一个细节颇值得我们玩味。一次，王步文到桐城农村开展工作，被一条黄狗咬伤了脚。次日晚饭时，主人端出一锅喷香的狗肉招待他。原来那条咬人的黄狗被农民打死了。主人对他说：“和你老王作对的人，不是好人；咬你老王的狗，不是好狗。”今天，今天的高干，谁没有“超豪华”呢？狗总是跑不过汽车的，当然不会再发生狗咬书记的事了。不过，书记也不能在一个农民家里吃到狗肉了。这也是事实。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何等地水乳交融！我们正是依靠这些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革命群众，才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政权。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受到严重破坏。时至今日，我们还常能听到有的号称党的干部的人，竟然高高在上，干出以权谋私、不顾党的影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读炳南的散文，我们理当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这本集子里，以较多的篇幅涉及戏剧、电影、电视的美学小议、艺术鉴赏和技巧枝谈。这些短章，文字简炼，情理交融，字里行间蕴含着对艺术规律的探求，这里就不一一叙及了。

陈登科

目 录

序	陈登科
三门春暖	1
遗泽永留 天长地亘	6
采撷山花敬忠魂	11
血洒征途灌春花	21
源远流长	26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31
他祝愿您吉祥如意	36
孟教授带枷批书	39
茗谈猴魁	44
高湖飞舟	47
别有洞天	54
碧山龙泉洞探幽	57
三斗六升芝麻官	64
荆楚掠影	67
两游黄花岗	76
人间谁得是真情	80

特区中的“特区”——沙头角	84
澳门环岛游	87
“凤头”赞	91
观听咸宜	95
时乖命蹇显勇夫	99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102
重复的妙用	105
写出了人之情	112
一片冰心在玉壶	116
于淡雅中见隽永	119
托物言志见忠贞	122
泥马·天马·千里马	125
新路在您脚下	129
此时无声胜有声	133
未必全抛一片心	136
寂静山庄里的思索	138
话剧语言训练杂谈	143
珍惜唱与白的和谐美	148
撒播戏剧种子	151
这是“站在庙门口骂秃子”吗？	158
苦涩的笑靥	163

三 门 春 暖

——记周恩来在皖南三门村二三事

周恩来同志的足迹踏遍祖国千山万水，他的心血浇灌神州每寸土地。他生前所到之处，无处不响彻他那亲切而又爽朗的笑声，无处不烙印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感人事迹。

四十多年前，即一九三九年的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在皖南视察新四军的工作。

三门，是皖南太平县一个有百余户人家的山村，位于黄山余脉的寨山之麓、麻川之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新四军军部从岩寺迁驻泾县云岭后，在太平麻村和小河口分别设有兵站，两个兵站相距五十华里，三门位适其中，是新四军将士来往和运输物资的一个歇脚点。

一九三九年早春二月，万木着上新绿，缓缓复苏，麻川水绿如蓝，潺潺东流。三门村，如白居易诗句所描绘：“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显得异常静谧而富有生机。一天上午，天朗气清，从麻村方向的石板小道上，突然出现几匹战

马，马匹前面几十米处，还有徒步走着的七、八个人，其中一位身穿灰军服、外罩呢大衣的客人，含笑向争相观看的群众频频招手。当地国民党联保主任刘敬之先生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把大家迎进义务兵站小客厅^①。他只知道叶挺军长将路过这里，不知道这位贵客是谁？他见这位客人衣着朴素，仪态堂皇，举止庄重，谈吐大方，特别是当客人脱下大衣时，叶军长主动接过去挂上衣架，刘敬之看在眼里，心里揣度这一定是位中共大员。他的长子刘旭初走上前来敬问贵宾：“您是周恩来先生吧？”周副主席深为诧异，含笑反问：“我们没见过面，怎么知道我？”刘旭初回答：“西安事变时，我从报纸上见过您的像片，不久前，还读了您写的《保卫武汉》的文章呢。”说着，宾主们都爽朗地笑了。周副主席与刘家父子恍如旧识，恳切交谈。他询问了当地抗战动员工作及茶叶生产情况，对于山区严重缺粮，茶农需翻山越岭到仙源^②或旌德县境挑米，下半年只能吃到萝卜、山药、野果等困难，尤为关心，探询较详。刘敬之先生对周副主席仰慕已久，忽然得以晤见，谈锋愈加刚健。他原是一位在扬州开设刘人和茶庄的生意人，早在一九三四年，方志敏、寻淮舟同志率抗日先遣军路过三门，他目睹过革命军秋毫无犯、抚慰人民的情景，深受教益。近年来，受新四军抗日爱国精神感召，自动组织竹筏队为我军运输辎重。他疏财仗义，思想明颖，抗战

救国不落人后。周副主席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这位名为国民党联保主任，实为我军办事的开明士绅，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后来，返回三门时还欣然提笔为他题词，以作纪念。

民国廿八年三月十五日

绥靖地方，保卫皖南，
为全联导，为群众倡！

因抗战机缘来皖南，道出
三门，两遇刘主任及其公子，谈
及捍卫乡里，驱逐日寇，大义凛
然，极可钦佩！爰书此应敬之主
任及其公子旭初先生之属

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刘敬之甘冒风险留居三门，以茶场为掩护所，先后护送失散新四军多人脱险。刘也因此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四次，而他四陷囹圄，仍然持身不阿，未肯青黑随染。

全国解放后，敬之老人任过安徽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等职。他在《八十年的简忆》中，谈及当年见到周副主席的印象说：“他是一个诲人诚挚、和蔼可亲稀有的伟大政治家。他的教诲发人深省，殁世难忘。”

周副主席胸怀抗日救国大业，不避千里跋涉、鞍马劳顿之苦，急着要奔赴云岭向新四军将士传达

党的指示。那天上午，在义务兵站稍事休息后，看看天时尚早，便又继续踏上了征途。山乡老百姓熟知麻村至小河口的山路，全是依山傍水的羊肠小道，不仅有马不能骑，关隘险要处还得侧身攀扶而过。群众热爱自己的领袖，当周副主席、叶军长走到距三门村五华里的湘潭村^③用午餐时，他们在麻川河上扎好竹筏，请周副主席上去，挑选水性最好的放筏工人撑筏相送。筏上还放置了一张藤制躺椅，是特地为周副主席预备的。可是，周恩来同志让叶挺同志坐下，叶军长让周副主席休息。结果，两人并立筏头，穿行在浪尖涛谷之上，那张躺椅却一直空着。如今，山乡人在传诵的同时，还埋怨自己考虑不周，悔当初没有多搬一张躺椅放到筏上去。

三月十五日，周副主席取原路由泾县返回三门。村里人都为周副主席足部在狭路峭石上擦伤而暗自心疼，可是，他在义务兵站稍加包扎后，便又出现在三门小学师生之中。当年的二年级学生、现已年过半百的茶厂工人李志樵还清楚地记得，周副主席看了学校课程表和校内设备，翻阅了学生作业，还与刘旭初等教员促膝谈心。有些教员原是三门、太平在沪、宁等外地的读书人或公职人员，抗战爆发，他们不愿为日伪办事，纷纷避居山乡。周副主席的热切话语，象山乡黑夜的松明，点燃了蓄积在他们心中的革命火炬，不久，他们投笔从戎，加入了战斗在前线的抗日队伍。

临行之前，周副主席给三门小学捐助二十元，作为优秀学生的助学金，以表达他对革命后代的深情与厚望。此事曾写成一条令人瞩目的新闻，刊登在新四军的《抗战报》上。

午饭后，周副主席又将登程向麻村进发。全村男女老幼齐聚渡口，依依惜别，周副主席频频回眸，渐渐远去，在三门人的目送下，周副主席的身影与逶迤群山逐渐地逐渐地溶为一体。

-
- ① 小河口至麻村五十里山路间，无一茶馆或饭铺，刘敬之先生出于爱国热忱，将自家宽裕住屋设点招待新四军，一宿两餐，收费一角，如此三年不断，被誉为新四军义务兵站。
- ② 仙源，原为太平县府所在地，现改设镇。
- ③ 湘潭村，现已没入陈村水库中，村人都居太平县三口乡。

遗泽永留 天长地亘

——周恩来复刘敬之函前后

元宵节后，石头城里的柳枝，就绽出了嫩黄细芽，原南京市计委主任、离休干部刘寅同志的新寓客厅，则洒满了阳光，室内花卉、盆景，无不洋溢着盎然春意。

1978年寒冬我第一次访问了刘寅。这次会见不啻是“他乡遇故知”。正当我品尝主人故乡名产猴魁香茗时，他取出一份珍藏四十年之久的信札（复印件）相赠，我迫不及待地细读起来。啊！竟然是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贵历史文物，真是喜出望外。

敬之先生惠鉴：久违道范，只以事忙，未及时修函候为歉。忆远岁既两扰堂阶，复多蒙遥贵名茶，隆情厚爱遂令心焉铭感。顷奉台函备悉。先生历年正面强暴，义薄乡邦，是以招丛忌妒，四构囹圄，然犹持身不阿，未肯青黑随染。现且贻及七六老兄，无辜待赎，先生迫得远逃遁藪，避难京都。先生所际至堪同情，而先生所怀尤可景仰矣！承示嘱托，力之所

逮，自当勉为。尚望远瞩民主必胜之前途，续作仗义执言之努力。放眼宽怀，善自珍重，至所盼祷！肅此肅复。敬候

道安

周恩来(印章)谨启

四月廿三日

1978年盛夏，我曾循着周恩来副主席“因抗日机缘来皖南”所走的山路，到爱国老人刘敬之的家乡安徽省太平县(现为黄山市)三门村旅居旬日，后转赴南京拜访敬之长子刘寅，写过一篇记叙周恩来同志“道出三门，两遇”刘氏父子并为之题词的散文。那次三门行，收获颇丰，有关敬之老人生平事迹，略知一二。

复函中“忆远岁既两扰堂阶”，系指1939年初春，周副主席从重庆经桂林、衡阳、江西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来去两次在刘敬之家小憩并进午餐(前一次由刘家备午餐赶往距三门五里的湘潭村用膳)。当时，周副主席执意要付二十元伙食费，敬之父子再三推让，后由刘寅建议捐给三门小学作经费。该校教职员感于周副主席对青少年的关怀，此后于春茶上市之际，曾多次寄赠本地自产名茶太平猴魁。周副主席复函“复多蒙遥贻名茶，隆情厚爱遂令心焉铭感”。

敬之老人1880年生于三门村，幼年失学，十二岁进茶叶店为徒，十八岁当茶叶店经理。但喜读庄、

老书著，习商后仰慕陶朱，爱看小说、演义，晚年喜看杜甫、鲁迅诗文，还常年订阅《申报》、《新闻报》、林语堂编的《论语》等报刊。老人以经营茶叶为终身职业，从1924年起，他先后兼任过区长、乡自治会会长、联保主任等职。他思想开明，乐善好施，颇能以造福乡邦为己任。北伐时，军阀溃兵窜境，敬之抵御有方，乡人赞之。主任联保四年，为民垫款数千余元，在一次保甲长和乡绅会上当众表明，悉由他“愿捐乐助”，为民力争废除苛杂，商农称颂为“一乡善士”。他创办太平县北乡小学，“针在树人”，后吸收一批在外埠供职、求学不甘为敌伪办事而回乡的知识分子任教，有的后来参加新四军，奔赴前线，为抗日输送了不少人才。皖南事变前，新四军隶属于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新四军干部战士公务往返，从云岭至上饶，三门村是必经之地。新四军麻村兵站与小河口兵站，相间五十里山路，沿途无一茶饭铺，三门位适两兵站之中，敬之老人将自家宽绰住宅招待来往将士，一宿两餐，收费一角，如此三年未断，被新四军指战员誉为“义务兵站”。先后接待干战和公务人员不计其数。叶挺、袁国平、黄诚常来常往，陈毅、粟裕、谭震林、罗炳辉、项英、邓子恢等将领，也曾由此过从歇息。敬之老人的爱国义举得到中外访问、慰劳团体和新闻、文艺界人士交口称赞并为之题词留念。著名记者顾执中先生于1938年12月15日书写：

“你老心真不老，救国抗战，不落人后，思想明颖，工作努力，我辈青年还要跟着你走。”殷扬先生题赠“新中国的人瑞”时于1939年4月26日。同时题写的，还有吴大琨先生的“今之孟尝”锦旗一面。菲律宾华侨慰劳团所赠锦旗，书有“义重河山”四个大字。

才遭人忌，美遭丑妒。敬之老人的义举，为当地劣绅侧目，为反动军警难容，迭遭迫害。1940年农历12月19日，老人首次被关太平监狱三个月；1941年6月23日，被铜陵、南陵、泾县、繁昌绥靖指挥部某连逮去关押一星期；1943年6月，被反动派绥靖部特务捕捉；1944年夏，又遭太平县调查室专员逮捕送县监禁。这就是复函中所提的“四构图”。

1945年10月，老人得知太平县当局要搜捕他的消息，连夜逃往南京，避居昇州路雨花巷云台地三号。在一间阴暗潮湿，以芦席作顶棚的陋室内，屈居数年直至解放。1946年4月23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敬之函告以后，用航空信作复，对老人“所际至堪同情，而先生所怀尤可景仰……”鼓励他“远瞩民主必胜之前途，续作仗义执言之努力。”此即这份珍贵文物之由来。复信寄往南京建康路二三二号，刘寅同志带我去实地查看，那是他先父与人合股经营的森昌茶叶店的门牌号码，现改名长红茶叶店，距其住处云台地三号约百米之遥。

解放后，敬之老人任过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出席第一届第一次安徽省政协委员会，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12月30日病逝于南京，享年八十五岁，安葬于江宁县黄金山公墓。

周副主席这份复函对敬之老人的巨大影响及其所含的深邃意义，毋须我赘述，读者自会领悟。他曾说：“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工作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在这封复函中不正饱含着这种崇高的情感吗？至今读来，仍灼灼感人。

采撷山花敬忠魂

在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里，我来到处于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烈士纪念碑前，祭奠先烈，敬慰忠魂。我俯首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生前为之题词的纪念碑前，悼念之余，发现朱德二字与碑文及名字下面年月日的字迹，色泽有些异样，稍加端详，还看出朱总名字周围的水泥，有被铲而复修的痕迹。顿时，我仿佛觉得参天大树被蛀蚀了一个洞眼，白璧无暇的玉石有了疵点。我感到浑身不舒服。

岂止是不舒服？当我了解到有关情况，愤懑之情，简直无法抑制。

岳西县二千三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面积，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犹如沧海之一粟。然而，就是这块小小的国土，一经马列主义的曙光照射，即与韶山、井冈山、宝塔山一脉相承，一线相牵，立即变成“人红、心红、连黄土也红三尺”的赤区。这里山脉纵横、河川交错，是红军驰骋杀敌的疆场；这里曾掀起清水寨、头陀河农民暴动的